

生活手记

人生百味

人间烟火

## 陪母亲疗伤

■王阿丽



不久前，八旬母亲遭遇车祸，导致脑外伤，左腿腓骨骨裂，还落下了心理创伤，睡梦中经常惊醒。

这次意外，击垮了一贯坚强的母亲。病房中新来了一个中风的病人，半身不遂，母亲吓得蜷起疼痛的双腿，蒙上了被子；护士来扎针，母亲总是把胳膊藏在背后；我要去医院食堂打饭，母亲拽着我的手迟迟不肯松开……因为母亲的反常，我请医生为她做了心电图，显示正常。医生说，母亲这种反常是由于车祸惊吓导致，过段时间会有好转。

看着病床上遭受身体和心理双重伤害的母亲，我心如刀绞，倍加小心细致地陪护。陪护的过程中，我一边帮母亲轻轻按摩，一边与母亲唠家中的琐事。我总给她讲些笑话，让她放松心情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起，平时母亲一有空闲就翻看我发表的文章。那些样报样刊母亲不知阅读了多少遍。于是，我就给母亲读我写的文章。

曾经的过往、我的童年记忆、母亲的勤耕细作，如同过电影般通过文字再次呈现在眼前。我深情朗读着，母亲不时插上一两句话。我们俩完全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，读到共情处，笑意在母亲脸上缓缓绽放。几篇文章读毕，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摸了摸胸口说：“感觉这儿没那么堵了，也不紧张了，没那么害怕了。”

渐渐地，母亲在睡梦中惊醒的次数减少了，我离开片刻时间，她也没那么恋恋不舍了。母亲出院前夕，我读文章时，母亲突然大哭起来，吓得我赶紧握紧她的手。母亲哭着说：“想到出院了，我高兴。可是，回家后等我好了，你们又走了，家中就剩下我和你爸两个人。我的身体也不知能不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样，还能不能照顾你爸。”

我帮母亲擦着眼泪：“妈，你放心。我们都商量好了，这段时间，我和嫂嫂轮流在家好好照顾你。等你康复后，我们把你和爸爸接到城里，和我们一起生活。”母亲如孩子听话般点着头。想起以前，多次劝说母亲和我们在一起生活，母亲总是拒绝。而这次，母亲终于自己提出来了。

陪母亲疗伤的日子，我像照看孩子那样照顾着母亲——抹药、洗漱、吃饭，母亲很听话地配合着。这些天，我与母亲聊着生活日常，倾听母亲的喜怒哀乐，感受到了空巢老人的孤独和无助。那个晴天为我遮阳，雨天为我撑伞的母亲渐渐老去，此后余生，我会尽力陪伴父母左右，让辛苦操劳一生的他们过得舒心、暖心。

## 走近了才是人生

■侯淑荷

前几日同学小聚，大家相谈甚欢。席间小兰感慨地说：“时间匆匆，人生向晚，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像淑荷一样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”

听小兰这样讲，我愕然地说：“是你说错了，还是我听错了？同学们优秀的太多了，有仕途顺遂的，有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，有生活轻松自在的……我是角落里最没出息的那一个。”没想到我话音刚落，又有同学说：“你过的就是我们羡慕的生活啊，穿自己设计的衣服，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，写自己喜欢的文字，在喜欢的城市买好了养老的房子，日子过得像诗一样。”

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，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年近中年，我失业了，无奈之下经营了一家私人定制的服装小店。绝大部分时间里，自己像一只终日旋转的陀螺，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工作。一件漂亮的羊绒衫穿在顾客身上之前，要经过很多道繁复的工序。多数时候，别人已经休息了，我还在灯下做设计，在机器前做样片，似乎总有没完没了的工作。我在苏州买了房子，工作淡季的时候，每年会去小住些时日。更主要的是女儿在苏州工作，我才倾其半生积蓄，承受着莫大的压力买下的。

也许生活就是这样，别人眼中看到的并不是当事人真正的生活。那种轻松美好，是隔着距离产生的美感。



侄子是一位励志青年。他给人的感觉是潇洒至极，不用每日早九晚五去公司上班，只在家里远程办公就可以，年纪轻轻已经跑遍了半个世界，并且年薪百万。只是无意间，我看见他在知乎上回答网友的提问“年薪百万的人，是怎么生活的”的答案，才知道他潇洒背后的真实生活。他说：“每天随时被叫起来打开电脑解决问题，凌晨起床，开一两个小时的会。一个人在陌生的世界过着孤单的生活。”

原来，他白天虽然不用上班，但别人安然入睡的深夜，他却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。很多境外的会议因为时差的关系都在夜间进行。因为天天熬夜，致使他到而立之年，竟然脱发十分严重。

想起雪小禅说过的话：“生活本就有许多事情令人烦恼，谁不是一地鸡毛呢？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？谁会把锅底的灰给别人看，你看到的是炒出的色香味俱全的菜。”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展示了生活中喜悦和美好的一面，而把那些辛苦和不如意的一面，有意无意地隐藏了起来。

其实，人人都一样，远远的是风景，走近了才是人生。每个亮丽的人生背后，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难。因此，不要去羡慕谁，珍惜自己的生活，活好自己的当下，也就活出了最好的人生！

## 老家的土炕

■刘兰根

小时候，老家是土坯房，东里间是一盘大土炕。土炕是用土坯垒成的，炕沿边铺了一溜蓝砖。垒炕的时候，父亲在炕边拐角的地方垒进去一块木板，这样，我们姐弟几人都能蹬着这块木板爬到炕上去。

在屋里玩时，我们只能爬到炕上，因为地面实在是太小了，根本转悠不开。我们披上被单子，被子玩游戏，真是热火朝天。母亲时不时就会嘱咐一句：“慢点跳，别把炕给跳塌喽。”

外窗台上是两个席篾，这是母鸡下蛋的地方。我们隔着木格子窗玻璃，看着鸡飞上窗台钻进席篾，便偷偷瞅着鸡下蛋。有的鸡不一会儿就会“咯嗒咯嗒”地飞走，鸡窝里就会多一个热乎乎的鸡蛋，有的鸡好长时间都不出来，却一个鸡蛋也没下。

土炕上铺着新麦秸，褥子铺上去，特别软和。屋内也易生虫，夏天里经常会有跳蚤、蝎子，墙上还有壁虎，母亲说壁虎是吃蚊子的，我虽然心有恐惧，却念在它吃蚊子，忍不住多瞅几眼。

屋角有个鼠洞，老鼠经常在屋里蹿来蹿去，有时候会从睡觉的枕头前蹿过去。睡着后，我经常能听到老鼠咬东西的声音或者从房顶的苇箔上跑动的声音。灭鼠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，有时候母亲会把碎馒头蘸上鼠药放在老鼠洞口，提醒我们谁都不要捡起来吃。后来，母亲觉得不安全，就买来老鼠夹子放在墙角，也不时提醒我们谁也别踩上去。那时候家里人吃粮食尚不富裕，哪里还养得起猫呢。父亲借来一只小猫，在屋里跑几天。老鼠听到猫的叫唤，还真就不敢出来了，屋里就清静了几天。

外间屋的土灶连着热炕头，整个屋里暖融融的。母亲发面蒸干粮，经常把发面盆用厚被子捂住，放在热炕头上。

邻居们来串门，都是走到院里就开始打招呼。母亲在屋里回应一声，婶子、大娘们就直接走到睡觉的里间屋来。里屋、外屋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布门帘。冬春两闲时节，婶子、大娘们聚在一起纳鞋底、做新鞋，边聊天边干活。有人找母亲要鞋样子，母亲就把炕边的褥子掀起来，拿出叠得齐齐整整的、用旧报纸剪的鞋样子。

在外面工作的父亲逢年过节才回家一次，总会请左邻右舍来家喝酒。母亲准备几个菜，把饭桌摆到炕中央。父亲邀请客人上炕里头坐，这就算上坐了。几人喝得十分尽兴。母亲和我们小孩子是不上桌的，我们坐在外间屋的小板凳上，听他们聊天或是划拳，也很兴奋。

土炕陪伴了我们好多年，在我记忆中根深蒂固，就像是孵化我成长的暖房，让我在泥土的温暖中破壳而出。

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  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【冬意】

初冬时节，用弱不禁风来形容杨柳们，最为贴切。在一阵紧过一阵的冷风里，娇弱的杨柳们开始凋落下片片金黄的叹息。枝梢间纵然仍有些许淡绿的叶子，也无法和季节的无情做最后的较量。尽管强打起精神，最终还是耐不住冷风一次次无休止的打击，簌簌地飘落最后的别恋。

——邓荣河

【苹果飘香】

周末，我和同事一起去摘苹果。踩着松软的泥土，地上的枯叶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仰头张望，偶尔有零星的红苹果挂在枝头，在蓝天下尤为显眼。走走停停，挑挑拣拣，个把小时后就装了满满一袋的苹果。

——徐新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晨跑】

我早早起床，踩着一地的阳光去附近的公园晨跑。我戴上耳机，迈着轻盈的步子，绕着湖一圈一圈地跑。一串串清脆的鸟鸣挂在耳畔，一如我细细碎碎的心情。来往都是些不认识的人，但一朵微笑、一缕目光足以稀释彼此的陌生。一样的风景，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心情。

——龙泉良